

百年一見國劇聯演

張象乾

(本文插圖刊49、50頁)

名角齊備盛況空前

由文復會、文建會、教育部、國防部總政治作戰部、中華國劇學會聯合主辦的先總統蔣公百年誕辰紀念海外外國劇名伶聯合大公演，自十月三十一日起，至十一月九日，假北市中華路國軍文藝活動中心戲劇廳舉行，為期十天。並於十一月十、十一日，南下高雄，於市立中正文化中心至德堂演出兩場。

這項百年一見，意義非常重大的空前國劇大聯演，陣容浩大，連有些已退出軍中劇隊的名角，也網羅在內。真是名角齊備，盛況空前。

主辦單位於十月二十二日上午，舉行記者招待會，說明聯演的意義與特色。

蔣公生前愛好國劇，因為國劇內涵，是教忠、說孝、崇節、尚義，故特舉辦國劇聯演。

此次聯演與以往大不相同，入場券公開發售，劇目以傳統戲為主，有些資深名角不計名位，表現出國內名伶團結合作的精神。

售票所得，全數用於演出貼補，三家電視臺轉播費，捐作中華國劇學會基金——為梨園祖師爺購置新居之用。

以往競賽、公演、聯演，均由華視轉播，此次聯演，因有顧正秋的參與，三家電視臺爭取錄

影權。為示公平起見，經主辦單位議定，聯演由三臺抽籤，決定分錄場次。結果，臺視拔得頭籌，抽到了漢明妃。中視抽到了四郎探母，華視落空。

參與聯演的海外名伶，計有旅美老生李金棠，程派青衣古愛蓮（前財長徐柏園夫人陸寒波之義女），花衫胡陸蕙、徐淪蘭（前空軍總司令徐煥昇將軍女公子，在復興坐科時，藝名徐復玉，與王復蓉是同學），僑居大韓民國的花臉張樹森，旅居星馬的張派青衣嚴蘭靜。

國內名伶，除顧正秋與三軍劇隊、復興劇團、國光藝校外，不常在舞臺露演的資深演員胡少安、周韻華伉儷，反共藝人張至雲、夏華達等，均主動參與。

因海光國劇隊赴日公演，十一月二日始返國，為求配合演出場次、演員調派，於記者會當天，始決定全部戲碼、角色。

顧正秋重演漢明妃

顧正秋為了演出，特地出刊專集，定名為「回顧——顧正秋的國劇藝術」，由她的女婿姚仁喜、女兒任祥整理，郭英聲攝影。

久未現身舞臺的顧正秋，此次粉墨登場，特地於十一月一日排出了三十多年未演的漢明妃；

另外，於九日再演一場探母坐宮的鐵鏡公主。

顧正秋復出公演，令當年永樂的老戲迷興奮，亟欲重觀他的紅氍毹上丰采，漏夜排隊等着買票。漢明妃與四郎探母，儘管有電視臺轉播，但是，觀眾仍要看現場，因而預售票早已搶購一空，使黃牛也跟着大發利市，兩百元的後座飛票（即昔年故都的黃牛票，俗稱吃飛），最高已然賣到了一千五百元，足見顧正秋號召力仍不減當年。但當晚票已售罄，而場內樓下後排尚有虛席，顯見黃牛票並未全部賣掉。

顧劇團在永樂獻藝時期，漢明妃、探母都是顧正秋、胡少安合作每演必滿的佳劇。尤其是漢明妃，觀眾多年不見顧、胡檔演出，故這一場戲的票房紀錄，高居聯演榜首。探母以顧正秋演坐宮，也賣滿堂。

以往，顧劇團演漢明妃的陣容，是顧正秋的王昭君，胡少安的漢元帝，于金驊的王龍，高德松的毛延壽，景正飛的馬伏，周亮節的王朝珊。如今重演，仍是顧、胡、周合作，但御弟王龍，已然換了吳劍虹，而花臉因高德松隨海光國劇隊出國，改由馬維勝扮演。劇中馬伏一角，因景正飛已逝世，易以小海光出身，現在國光藝校坐科的國劇科學生黃昌生上陣。顧、胡檔原是菊壇最佳拍檔，今易以標準王龍，翻得最衝的馬伏，可

以說得上是珠聯璧合之作。王克圖、侯佑宗之文武場，也是當年顧劇團的人馬。劇中的馬佚，醜扮，雖在亮架子要有相，武生、武丑、武行均可演。此番顧正秋重排這齣戲，據內幕消息傳來，聞陸光武生朱陸豪會暗中託人情，薦與顧正秋配演馬佚，但未果。

梨園名伶大角兒演出，後起之秀多願與之配戲，以提高名位，當年王玉蓉請馬連良合作灌唱片武家坡，還得花銀子。以前，顧正秋義演鎮鎮齣，曾發生了嚴蘭靜、嘉凌（劉復雯）之爭。結果，劇中二旦趙守貞，因為顧、劉是師生又是義母女關係，終於由劉復雯上場。另一次由學生胡陸蕙奪標。

顧正秋唱戲，不但不要錢，而且還自個兒掏腰包，前後臺演職員均有份兒。記得有一次義演玉堂春（起解會審），胡少安的藍袍劉秉義，劉玉麟的王金龍，×××的崇公道，可以說是臺灣菊壇第一份兒；但這位第一名丑，却推三阻四，原因就在開銷上。後來，聯演當局決定退而求其次，易以吳劍虹扮上。前兩年，顧正秋再演鎖麟，×××却又已結配演丑丫環。為何前倖後恭？原來他已打聽到顧出手大方，角兒有大紅包可拿。

唱做俱能發揮功力

顧、胡的全本漢明妃，演出情節已予修正，改為元帝無子嗣，故選妃，羣臣薦美（以醜女賜婚單于，乃應張槐所奏請），刪除納妃場子，加強冷宮君、妃初逢的生、旦大段二黃對唱，新設計的腔調，優美動聽。將老本不合情理之處——

如元帝是懦弱漁色之君，改為重然諾的有為之主，發現毛延壽隱混昭君真容後，仍勸妃子以國事為重，為了取信於單于，化私情為忠君報國，使之遠嫁胡地，並赦免王父，調京重用。對王龍是御弟，護送其姊出塞，也有交待，不像老本突如其來。為了求好心切，顧正秋等在演出前對排了多場，舞臺效果極佳。但對小馬佚，仍然不太滿意，在排練時還多方指導。

過去顧正秋參與的大義務戲、會戲演出，都是雷峯塔、玉堂春、鎮鎮齣、鳳還巢、四郎探母、紅鬃烈馬等唱工戲，為何此次要選演漢明妃呢？且聽老朽慢慢道來。

原來，顧正秋的漢明妃，是由張君秋所授（張則得自尚小雲），故特偏愛這齣戲，不只是因為實座好的關係，且因劇中唱、做，能發揮他的功力。但有人對此劇不滿，認為昭君和番，喪權辱國，有悖史實，遂遭禁演。此後，戲迷看到的僅是出塞一折，頭尾的選妃、畫圖、索賄、誣陷、鞭子跑竹馬、騎駱駝（塞外風光）說番語，都不見了。一直到梨園行與觀眾覺得少了一齣好戲，才改編開禁。然而，顧與胡以四郎探母因唱片糾紛，一度交惡；于金麟的王龍，又不理想，沒有女丑戲好，只好擱置。後經人斡旋，顧、胡間的誤會化解，吳劍虹也由二、三路配角，升任主角丑，顧又看過吳與張正芬、胡陸蕙合演此戲的王龍，確實優於于金麟多多，故此決定改編推出，以償宿願，而饗觀眾。

清宗室小莊王改編

全本漢明妃，由捧尙最力的溥緒所編。溥緒係滿清宗室小莊王，文筆極佳，以清廷敗亡，民國肇始，末路王孫，不敢以真名實姓、身分露人前，故別署清逸居士，作為筆名。

滿清一代，入關後禁令，宗室不許出入八大衙門，故而王公大臣，只好捨正路而弗由，大演後庭花，轉捧乾旦（相公、像姑），寄情於劇場。溥緒感嘆亡國之痛，形之於編劇，故有劇情不合歷史之嫌，此劇就是他在反感的情緒下所完成的作品。

當然，劇本出自於伶人手筆，按演義小說、鼓兒詞而編，也不可謂之無據。以伶人知識譎陋，也不可多苛求，自是無可厚非。但是，文人尤其是名士編劇，為求劇情與戲劇演出效果，不盡合於史則可，然而若歪曲了歷史，似有作用在其中，清逸居士之改編漢明妃，即為一例。

另為尚派編劇者，還有前輩武俠名家還珠樓主李壽民；尚小雲之俠女劇，多出自李之作品。按昭君與西施、貂蟬、楊玉環，俗傳為我國古代四大美人，劇名漢明妃（元帝冊封），不叫王昭君，是以昭字避晉司馬昭之諱。

在古之君主專權時代，不但臣民不敢言皇上名諱，即名有相同之字，也應避之。而晉武帝司馬炎，正是司馬昭之子，乃太上皇的名諱，雖漢在晉前，但史家仍列禁忌。不似今之民主自由，官民可以直呼總統、總理的名字，即著文也不禁。此所以君主集權，難及民主自由也。

昭君出塞，史有其人其事，但小說、戲曲、電影、電視中所寫、所演，常與歷史大相逕庭。

據前漢書南匈奴傳載：匈奴內部分裂，釀成大亂，即呼韓邪單于和郅支單于之爭。呼韓邪敗，乃納臣下之議，向大漢稱臣，入中原求助，皇帝待之以禮，重加賞賜，除派兵護其返國，並援以大量糧食。郅支單于聞之，亦遣使朝漢，以不憤殺漢使谷吉，遭漢軍攻伐，不敵授首。呼韓邪再來西漢國都長安（今之西安）朝覲，賜一漢女為王妃（匈奴人稱之為閼氏），帝乃按圖索驥，以貌醜之秀女王昭君賜之。及王嬙（按古人有名及字，嬙即王名，昭君即王字）向元帝面辭北行，帝見姿容絕世，心生悔意，然以天子之尊，金口玉言，豈能失信於下國，雖戀戀不捨，仍成行，帝乃斬索賄不遂的宮廷畫工毛延壽。

戲劇是按演義小說而編演，電影（李翰祥導演，林黛、洪波、趙雷主演）、電視（華視編演過四大美人單元劇，昭君由韓湘琴主演）亦然。皆是說宮廷畫工毛延壽，奉了元帝旨意，甄選秀女。越州太守王朝珊長女王嬙，字昭君，工於詩詞書畫，貌亦天姿國色。延壽向王太守索賄，昭君於是自畫其像。毛以不遂其願，竟匿藏真容，暗繪一醜女面貌，回京覆旨。元帝不察，將之打入冷宮，並免王太守官職。一夕，昭君獨奏琵琶，自怨自艾，嗟嘆自己紅顏薄命，帝悅其聲，尋至冷宮，見一麗人，召詢係昭君，饒容絕世，並非無鹽、嫫母，因而納之後宮，封為明妃。故此，要治毛延壽以偽亂真欺君之罪。毛延壽懼罪，乃逃往匈奴，見單于面陳昭君真畫像，匈奴王乃發兵圍攻長安。帝見京城危急，將有陷落之虞，不得已始將昭君獻出，匈奴才允退兵。昭君和番

，到匈奴後，先向單于約法三章，方允成婚——即要求先殺毛延壽，並索取畫像，使人送回長安，與漢王留念，後乃自盡以示不辱全節，單于以禮葬之。

以塞外黃沙滾滾，片草不生，獨昭君墓邊，芳草萋萋，人稱青塚，故有「獨留青塚向黃昏」之詩句。後程硯秋新編文姬歸漢一劇，路過墓旁，哭明妃，有大段反二黃唱工，凄美感人。而開禁改寫的劇情，說元帝下詔選秀女，毛延壽索賄不成，乃自繪陋像覆旨，使未入選，而僅錄為宮人（即宮娥，宮女）。會匈奴王呼韓邪單于，懼大漢天威，恐遭征伐，乃自行到長安朝覲，願年年進貢，歲歲來朝，世代稱臣，永不反叛，並請賜一漢女，結為秦晉之好，帝遂以昭君賜贈。迨臨行之前召見，視與畫像，判若兩人，經詢問，始知為畫工所欺。然以君無戲言，除治毛延壽欺君之罪外，力勸昭君以國事為重，並面封為明妃，派文武百官，送別於十里長亭，以壯行色。昭君大義凜然，慨然北去。從此一代美人，名垂千古。

古代君王，有三宮六院，七十二妃之說，故有詔選天下美女，充實後宮，才貌俱優而體健者，自有嬪妃之望，次焉者只能當一輩子宮娥、綵女，故阿房宮賦，有不得見者，凡三十六年。白頭宮女，然耶！

所謂選秀女，自是挑選未婚秀麗的女子，而毛延壽却以醜女之像，呈送皇帝大佬官看，上並信之不疑，毋乃不察甚，與選秀女之主旨不符，仍是劇情之可議者。選秀女之事，歷史、小說，均有記載，只有清制，漢女不入宮，乃是洪承

疇（有說是金之俊）免漢女入宮受罪之策，即所謂男降女不降。而滿漢婦女之分，前者是天子，後者是繩足——三寸金蓮。

由於選秀女之惡例，不知造成多少急就章的婚姻，怨偶自是難免。蓋皇帝老爺，一高興下詔選美，很多臣民聞之，只好先將未出閣而容貌端莊之女，文定或下嫁，門不當，戶不對者固有之，但得免「皇宮」一入深似海，爹娘終生難得見之苦！

吹腔唱曲都重史實

漢、胡通婚之說，史載有二，另一為唐代之文成公主（唐太宗之女），下嫁西藏之松贊岡布法王（是為了宣導大唐文化，況大唐李家即出身胡族，但有說是宮女代嫁。）至於唐代前有陳杏元和番之小說與戲劇出現，則是文人、劇作家信手拈來即興之作，史書未載，只有奸黨盧杞，在唐德宗時為相是實。和番和通婚，其義有別，後者只是屈辱而已。蓋漢元帝非昏君，而唐太宗更以文治武功蓋世，何懼於下國。老朽少時，好閱歷史、說部，見流行之坊間演義小說載，昭君有妹賽昭君，才貌亦如其姊，以元帝思念昭君，繼納妹為妃，更乃齊東野史之言。

昔之坤伶武生，兼唱文武老生之露蘭春，後下嫁滬上三大亨之一的黃金榮。他有一齣南派戲蘇武罵毛延壽，並灌有唱片，風行一時。不過，此劇却是虛構，只因毛延壽是奸佞小人禍國，編唱之以洩恨而已。事實上蘇武在漢昭帝時即已返國，由昭帝至宣帝、元帝，已歷經三朝，時蘇武回國已有四十八年之久，昭君去胡之際，蘇武早

已不在人世，焉有罵毛之事？

皮黃之漢明妃，源出馬致遠的漢宮秋元雜劇，係元曲增首益尾之作。昭君出塞，簡稱出塞，是全劇歌舞精華所在。出塞前之辭朝送行，乃不忍離別之情的表演。

這是尙派名劇，以往尙小雲演出，曾由武丑大王葉盛章以及名武生張雲溪，配演過馬伏，藝蓋過其名的名丑茹富蕙（是蕭長華以次的最佳方巾丑、蘇丑），扮演王龍。後來，尙小雲爲了保存這齣好戲，傳之後世，用寫實手法，拍攝紀錄片，曾遠征佳木斯，改由蕭盛宣（蕭長華之子，亦名丑）扮演王龍，易以其子尙長春（工武生）扮演馬伏。尙小雲在四大名旦中，武功最健（因他原工武生），所以身手矯捷，除了一條鐵嗓銅喉外（唱工守舊），出塞的身段，腰腿功優美，而單手掏雙翎之技藝，在動態中表演（靜態較易），確是乾淨俐落，不同凡響。

出塞所唱之曲牌，計有梧桐雨、山坡羊、長尖、楚江吟、望家鄉、黑麻序，分旦角獨唱，與文、武丑合唱，配樂不用京胡，改以橫笛伴奏。崑曲和吹腔（如奇雙會）有別，雖然同用笛子，但前者曲牌，每段均有曲名，曲詞叫做大字，而後者唱段，均以吹腔爲名。所謂吹腔，是以笛子，用口吹成腔而名。由於賜婚、和番不同，史、說劇情各異，故昭君辭朝、離別之老詞兒，有：「漢劉王志煞軟弱，文官濟濟全無用，就是那武將森森也枉然，却叫奴紅粉去和番……。」已改爲：「漢劉王高瞻遠矚，文官濟濟全大用，就是那武將森森都是英賢，只爲奴甘心去北番……。」

……。」另唱望家鄉老詞有：「朝中甲士千千萬，始信功勞在婦人。」改詞是：「只爲兩國和平享，誰意功勞在婦人。」今演出塞者，修詞雖不一，但意義却相似，都是爲了尊重歷史。至於有者演出全本漢明妃，改漢元帝爲小生，劇尾昭君唱大段反二黃，然後投江（黑龍江）殉國，又是一番風貌。內行有唱死昭君，累（做）死王龍，翻（摔）死馬伏之說，足見出塞之難演。

在臺灣菊壇演全劇者，即非顧正秋親授，亦邊顧本，如徐露、胡陸蕙、張正芬、嚴蘭靜等。王龍、昭君出塞時，都換胡地裝束（蒙古裝）。

提鞋上馬昭君傾城

全本漢明妃王昭君的扮相，是出場、見毛延壽、描容，都穿花被。冷宮易以黑被，淡藍巾包頭，表示打入冷宮受罪。冊封後改戴鳳冠、女紅褂（較男褂短）、百褶裙、持扇、抱琵琶。換胡裝後，插雙翎、懸狐裘，內穿嫩黃色宮裝，外罩斗篷（披風，乃禦寒之用，以塞外朔風凜冽），乘馬時手握馬鞭（馬條子）。但此場所穿彩鞋，應易以紅色，蓋昭君吟有「上馬提紅鞋……」之句。徐露演出時未換紅彩鞋，爲顧曲方家所指摘。

馬伏頭戴虎頭馬伏帽，黑耳毛子，黑色馬伏衣褲，腿上綁腿，足下打鞋，和一般馬伏打扮相同，只是要勾臉，故稱醜馬伏，和醜馬童、醜家將一樣。王龍的扮相，是圓翅紗帽、雙翎、丑三髯、紅色團龍褂袍，足蹬朝方（丑角所穿），手持白紙扇。行前易輕裝，換紅被，戴紅色人字巾。換胡裝時身後揹劍。

原來古制，襜褕也分品級、身分而穿，那就是皇上五爪，即所謂五爪金龍，臣下只能穿三爪，故王龍出場所唸引子：「襜褕三爪」，編劇者是有考據的。王龍是遮袖出場，所唸之雜板令：

「朝臣待漏五更冷，鐵甲將軍去跳井」，編劇是由詩句：「朝臣待漏五更寒，鐵甲將軍夜渡關」套改而來，係因配合丑角趣味化。以上句寒字易爲冷字，故下句之關字，要改爲井字。原因之一，在於合轍押韻；原因之二，在於下面改了兩句，諧詞：「一跳跳了七八個，撲通撲通撲通撲通，又撲通」，取其詞義聯貫，看（唸）起來，倒有點兒像打油詩。有人說，王龍是丑角，應揸獨翎，以爲丑是壞人，實則是「猴兒吃蘆花」（南人稱傘子，油炸食品）——全揸了。因爲丑並非完全是反派人物（如紅娘之孫飛虎，水滸戲巧連環之草雞大王，蘇武牧羊之衛律，各戲中之劍子手、牢子手等是）。王龍乃是正人，按理劇中以小生扮演的爲是，但不如丑之有戲。

顧正秋此次改編漢明妃，重新排練演出，將毛延壽跟班的雜毛，由不雅之名改爲諧音的查茂（夏元增飾），打扮也改成了丑謀士模樣。另增飾架子花臉扮的匈奴王呼韓邪（劉陸勳飾）並加了唱功，末扮的張槐丞相（張慧鳴飾），小生扮的冷宮太監鄭仁德（孫麗虹飾）三人。但山坡羊戲詞仍舊是：「手挽着金鑲玉嵌琵琶兒一面」，而顧並未抱琵琶上場。長尖唱詞：「恨恨恨毛延壽誤寫丹青，却又要奴紅粉去和番。」其中「却又」，應改爲「害得奴」，「去和番」易爲「去北番」（而望家鄉仍唱老詞），較爲妥切。其

他，字幕有謬誤，與劇中之唱、唸不符甚多。

出塞穿戴全是新裝

王昭君出場的西皮慢板，詞腔優美，一句一彩。自畫儀容的南梆子，也唱得珠圓玉潤。冷宮自嘆的二黃慢板，水音之足，有一瀉千里之勢。尤其是增添的二黃碰板，與漢元帝對唱之新腔，歌來更是字字珠璣，篇篇錦綉。即使是搖板、散板，也唱得如行雲流水。其嗓音經過多日勤練，比前年唱鳳還巢、鎖麟囊時，還要寬亮，拔高走低，隨心所欲。顧之唱功精研之細，毫無斧鑿痕跡，這才真真是一代青衣，且行祭酒，豈是後輩徐露，所可以比擬得了的（有人尊徐為首席青衣、青衣祭酒，第一旦角，那是偏愛的捧場，真所謂是「不見硃砂黃土貴，這山不見那山高」），冷宮見元帝，辭宮去北番，做表入戲。

出塞的穿戴，全是新製，最考究的是紅斗篷，手持不是描金摺扇，而是孔雀翎扇。唱：「上馬提紅鞋」，足上穿的，絕不是其他顏色帶總的

鳳頭花鞋。趣味化的跑竹馬，雙人各騎半邊大駱駝，應有盡有；尤其是配合南來雁，哎呀雁兒呀的戲詞，上八個人扮的雁形，雖借自鵲橋會之鵲形，却是此間菊壇演者初見。

王龍的穿戴，此次也更講究，雙翎倒插，不朝後而向前，引起場內好多觀眾的疑問，事實上因為是丑扮的關係。紗帽改圓翅為桃葉形，更說明了王龍是正派人物。一般戲詞，都是顛倒用，如××有請，成了習慣性的錯誤——見怪不怪。其實，如劇中之娘娘有請，應改為有請娘娘，乃是御弟請昭君出來。或者改為：王龍有請娘娘亦可。否則，演變成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倒裝句。出塞跑三插花（編辮子），走S形（太極圖），昭君、王龍、馬佚三人身段，配合極嚴，有如蛱蝶穿花。昭君所插的一雙翎子極長，顯見是私房貨（角兒專用品）。

顧正秋的邊馬（馬趟子）、圓場，尤其是兩次連翻三個鴛子翻身，神不變，氣不喘，幾個亮相身段優美。胡少安的漢元帝，嗓子、唱、做本

是高人一等，只是太卯上丁，高唱入雲，羊羔雖美，衆口難調，以致有些聽衆不習慣，不比上電視之收款、含蓄。爲少安言，此角不是金永橋唐太宗之定型，不如改爲馬派永樂觀燈之馬腔唱法，自顯其抑揚頓挫之飄逸（事實上少安所加冷宮上場之二黃元板與場子，和馬派之永樂觀燈近似）。是夕，場外車水馬龍，場內冠蓋雲集，文藝中心又見盛況；顧正秋復出公演，果然爲國劇打了一針興奮劑，比之以往競賽戲的聯演，門庭冷落車馬稀，不可同日而語。

國外戲迷也來捧場

據云：因爲顧正秋此次公演，轟動一時，連國外也有趕回來看戲的顧迷老觀衆，可能在農曆年底前作十天公演，爲梨園貧苦同行，籌募五百萬元基金，以資救濟。

老朽在中視時，曾爲顧正秋改過美人魚劇本，惜因故未推出，希望在不久的將來，看到顧、胡檔重演，這也是他倆合作的拿手戲之一。

聖文 文庫 少年行 全一冊

曹志源 教授著
定價新臺幣一三〇元

本書爲旅美學人華府美利堅大學國際關係博士曹志源教授精心傑作，作者以優美文藝筆調，對多年來社會動亂，國家災難，戰時年幼從軍，軍中生活趣事，以及戰後大陸赤化之因果關係，有深入淺出極具歷史價值之分析。要目有：①不平凡的時代②溫馨與苦難交織的童年③抗戰中的悲劇④在磨鍊中成長⑤在歷史的逆流中游泳。附錄：金沙坡之憶、祖國的召喚、世界粗話大觀、名人當衆入睡趣聞等篇，老少各界咸宜。三十二開本，二百五十頁，十餘萬言，現已出版歡迎購閱，定價新臺幣一三〇元，郵撥〇〇一四〇四四一四號中外雜誌社帳戶。